易經正義

易經正義卷之二

豐城劒泉鄢懋卿著
揚州府知府毛术推官路楷校

泰卦

天地交而二氣通上當補萬物通意小往大來可爲之時吉亨君子可以有爲也

天地交而萬物通照泰字内陽外陰以下照小往大來吉亨萬物通只勾萌甲拆而巳非亨通之通此正月時事也其志同者興道致治君此心而臣亦此心也講天地交及内陽外陰等句亦當本卦體說來

內陽外陰言生意流動於兩間而肅殺之慘不復見也此以造化言內健外順言天德之剛充實於方寸而柔懦之志無所容也此以人之德言內君子而外小人言君子登用而小人退藏也此以世道言皆所以付小往大來之義也

天地交泰氣化之盛也裁成輔相治功之盛也

舉其造化之全體而言曰道就其道之各適於用者而言曰宜財成之者以天地之道不能無太過也聖人則爲之制爲一定之法立爲當然之度以範圍之

如分四時而治曆明時奠四方而體國經野是矣天

地之宜不能無不及也聖人則因其事之所宜究其用之所適而贊助之如因春生秋殺也而耕斂以時因高燥卑濕也而黍稻異處是以凡若此者非與天地爭能也實以左右斯民欲其用天道而因地利因地利而盡人力而相安於生養之內也細玩彖意是言君后所以開斯民之泰要如此舊說保泰非也主養上不及教意

拔茅茹者初九當可為之時與衆賢並進之象也重初不可說三陽並進拔茅初九拔之以其彙初九以也征吉傳曰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乃相賴以濟同志

協力以成天下之化如此此講爲是

志在外也當世道亨嘉之時正君子有爲之日孰不願出而爲天下國家用以濟時行道也唯初九有此嚮用之志故牽連二三以上進如拔茅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事而二意玩義自見此爻專主占說

泰寧之世人情之狃於安肆庶事之廢於無節所謂荒穢也使於此而不能容則無悠遠之慮而有暴擾之患矣故必納之於寛裕含弘之中待之以用晦而明之道焉然徒容而不能革之不可也尤必革以馮

河之勇而果斷剛决挺特奮發也如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弊政之更如絃斯易是矣泰寧之世人才之在僻陋庶事之在幽隱所謂遐遠也使於此而有所遺則桀樂以怠傲縱欲以偷安矣故必有旁搜博訪之法有飭治振起之術焉然不遺而有所比不可也尤必絕其朋比之私而廓然大公渾然至正也如用人焉不係於私門行政焉不妨於貴家是矣包荒用馮河既有容也又有執也不遐朋亡既不忘也又不泄也寧不有以合九二中行之道耶

光大也心之光明而且大不蔽於近小也無私意以

窒礙之也不然抑安能包而能決不遺而不比也無平不陂照泰將極一句無往不復照否欲來一句此以天運之自然言艱貞無咎以下盡人事以回天運也艱貞者艱難其思慮不敢無事自逸正固其施爲不敢多事自疲如是則無咎而有福矣泰可以長保也孚所期之信即無平二句天運之必至者也此爻重艱貞二字當重講天地際也即孚字泰極否來乃天地消息盈虛之機而爲交際之常理也所以維持之者又在人耳故曰人可以勝天理足以御氣

六四翩翩在巳過乎中二句說來小人乘時而起翩

然下復也然其所以下復者豈六四之富於財而其類從之哉豈六四申之以戒令而彼此相信哉蓋出於中心之至願也其占爲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可不爲之防哉

不富與小畜不富不同彼以富厚之力言此以富於財言傳曰夫人之富而其類從爲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本義云陽實陰虛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觀此可見大抵此不富與謙六五不富同下復者居内而用事也

皆失實也處非其位也故翩翩下復傳曰陰本在下

之物今居上是失實此意與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之意不同乃聖人抑陰之意中心願也失實而下復三陰中心之至願也故不戒以孚
六五重柔中虛已柔中故能虛己也九二以主泰得中之賢臣六五則秉虛中之誠而折節以下之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尊德樂道爲心也象之帝女下嫁然不挾貴不挾富也如此則上下交而其志同和氣致祥而泰可長保矣故曰以祉元吉
中以行願也以柔中之德而行其下賢之志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傳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

累以成泰也泰而復否城復於隍也隍池也勿用師自邑告命何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也雖貞亦吝何也制治貴於未亂保邦貴於未危也

否卦

序卦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今天地不交二氣不通則萬物不生而人道滅矣故曰非人道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何也大往小來也非可爲之時也上下不交則無君臣之分而上下不相維貴賤不相使天下豈復有邦乎邦國之所以爲邦國以其有君臣上下之分也

儉德辟難人不可榮之以祿君子之善於處否也
貞吉亨者戒其安於素分而唯正道是持不可以時
之可爲而遂侵迫於陽也夫君子小人之分正與不
正之間而已矣今能正道是持而陰謀不肆是小人
變而爲君子小人之利也寧不吉而亨乎
志在君是變爲君子以後事所以吉亨也
六二包承在二柔順中正上來小人中之君子也故
如此包承者小人有順君子之心大人否者曉君子
不可無防小人之意何也小人變詐百端而蜂蠆之
毒每寓於冥冥之中豈可以其包承於我而遂失其

守要必道義自持行檢自勵既食水飲若將終身如是則不入於小人之黨而終不受小人之害故曰道亨

不亂羣也傳曰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也

六三何以見志於傷善而未能也以陰居陽而不中正是才疎識淺而所爲多不得其當蓋非巧於中傷人者故如此重不中正上

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照有命字九四以陽居陰二句照無咎字當否之時憸人滿朝弊政滿天下穢汚宿垢不可勝計使恃其剛而遽欲去之不有滋其變

乎唯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凡所以更化善治修舉廢墜而濟斯世之否者一本於優柔平中之道憸人弊政皆從容談笑以制之而無暴擾之患無急遽之失果何咎哉豈特在己無咎而已哉疇類三陽亦皆獲夫泰寧之福也志行也當天命將回之時而又得濟否之道吾之志不由此行乎言志已遂

九五有德有位故能休時之否然休否是德位兼隆之大人底事故大人遇之則吉常人不足以處此其亡二句戒占者常存戒懼之心則身安而國家可保有苞桑之固矣不可以休否而遂忘戒懼也

九五之休否不若上九之傾否也休字比傾字較費力蓋上九當否極之時時不同故用力有難易也

位正當也程傳備矣孔子重在說位

上九傾否者一舉而空之否於此盡矣上九非陽剛不能傾非否極不可傾有是德而當是時故於夙昔之否一舉而傾之也先否者否也後喜者傾否也傳曰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否終則傾重終字傳曰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

同人彖在利涉大川截言同人有于野之公則亨而利涉然又必所同者合於君子之正道乃爲利也本義云于野謂曠遠而無私重無私二字曠遠二字只欲切野字耳謂之無私者言其所同者周徧廣濶無親踈無厚薄皆在其所同之中而無一毫暱比之情如同人於曠遠之野然如此則能與天下大同隨其所處而皆達人無有不同之者矣故曰亨人既皆同之則有親可久何險阻之不可濟何事變之不可處故曰利涉大川況此卦以健而行又爲利涉也夫有于野之公固亨而利涉使不利於君子之正可乎此

卦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皆君子之正道也故同人者所同合於君子之正道則是意氣之相孚一道義之相與非苟合非詭隨乃爲宜也不然抑何能致亨而利涉耶彖意以公正二字爲上

柔謂六二得位以陰居陰正也得中中也乾謂九五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而應之同德相與者也卦體具此義故名曰同人

乾行也說者皆要說剛則不係於物而無私故有于野之公而亨且利涉此說竝無明註以本義玩之專什利涉者何哉蓋此卦下體乾也旣有于野之公而

又以健而行則剛特奮發足以有爲何事變之不可處哉故曰利涉

中正而應不可如臨川之說此是一直意言六二中正而有九五之應也內文明則能燭理而明大同之義外剛健則能克己而盡大同之道中正而應則能本義理以相同而無苟同之非凡此皆君子之正道也唯是君子之正道爲能通天下之志其趨向殊其習俗異至不同也然志不同而所同者此心心不同而所同者此理之正也正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使或不正則一家之近且不能通之而况通天下之遠乎

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由

是觀之同人之所以宜於正也文明以健三句正說

君子貞處惟君子一句言其所以利也

類族辨物以朱子之說爲主類族就人上說辨物就

物上說類有聚萃之義如類王公於諸侯卿大夫之

上類諸侯卿大夫於農工商賈之上使之各安其位

也他如正名分之所宜究姓氏之從出何莫而非類

族乎族而類之則人皆以類而聚而無有不同者矣

辨有分別之義如辨夫山林邱藪之物不雜於川澤

洿池之物辨夫毛生裸生之物不同於蹄嚙角觸之

物使之咸若其性也他如冠冕衣服之有度數宮室車旗之有等威何莫而非辨物乎物而辨之則物以羣分而無有不同者矣此題大抵寬說爲是

初九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居下無私心之人也上無係應無私交之人也是其所同者公而不私羣而不黨如同人於門外然無私家之係也夫同人而有私則有咎矣無私果何過咎哉此無咎與象傳異

象主人言

又誰咎也傳曰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出門同人于外無所偏私誰其咎之

宗黨也偏私之義六二以中正之賢而上應九五是其所同者雖出於義理之正不免有所偏主矣故有于宗之象謂之吝者言其不能大同而係於私私則人無有同之者矣不亦吝乎

六二之同固無愧於君子貞矣但於于野之公則無矣同人九三爻辭細玩三句一直意說伏戎一句不可與高陵一句對看莽者高陵之莽也朱子曰只是伏戎於高陵之之莽中三歲不敢出也此三句只是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五見攻之象大抵同貴於正也同而不正所以不免於有懼而終不得以同也故

彖傳曰利君子貞

剛而不中上無正應是剛暴之人而人無與之同者也欲同於二而非其正屈於義也懼九五之見攻屈於勢也既屈於義又屈於勢終不能同也故其象如伏戎於高陵之莽至於三歲而不能起焉

敵剛也不可說敵九五之剛也果如此說如何又伏戎當如程傳說所敵者五也既剛且正其可敵乎故畏憚伏藏也此屈於勢也

安行也必不能以下同於二也以其屈於義而又屈於勢也當自上敵剛也一直說下來

九四剛不中正又無應與即九三之剛而不中上無正應也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九四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三居下卦之上有墉之象也乘墉以攻乘三而攻二也非攻三也玩下文義之弗克而不攻意可見是攻二也乘墉以攻乃不正之求而欲勝以力也弗克攻乃反正之念而欲安於義也傳曰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言三是過於剛暴之人也故不能反於義也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言四雖剛而又不失乎卑巽之道也所以能知義不直而自反以爲二五正應而

我則不正之援也遂不敢與之同而弗克攻焉聖人予之以吉者開遷善改過之門也

義弗克也傳曰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困窮也困也義弗克即困也反復也法則天理之當然也義皆法則之所繇也義弗克以其違於法則也二與五應而四欲與之同是悖於理而違於法則也今能困於義而復就正理則不以邪攻正而縱欲悖理故吉也

先號後嘯非真號真嘯也只是五與二先異後同之

象耳先異者制於剛暴之人也後同者本乎理義之正也大師者非真興師也言二柔弱而三四剛強必須五以剛克之然後得遇於二也此言其後啸之故先號後啸只是論箇始異而終必同之理至大師克相遇方纔同此爻專主九五言傳曰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云此段最宜詳玩

以中直也二五以中正相應理本直矣義理所同物豈得而間之所以先號後啸也言相克也言五必當奮其陽剛之力克之而後得遇何也以私暱應於二失大同之道故也

上九同人于郊全在居外無應上看居外處不當事任之地無應則孤立於上所以物莫與同言人莫與之同也其象如同人于荒僻無人之郊焉如此雖無于野之公亦無于宗之吝矣果何悔耶

志未得也人惟有所同或同德以相資或同力以共濟志無有不得者矣今同人于郊是欲同而無可同之人故曰志未得也

大有卦

大有名卦之義本義甚明白元亨主治道說當分開看非大亨之謂也言占者又有剛健文明應天時行

之德則凡所行之治道皆此德之所斡旋盡善盡美

四達而不悖也故曰元亨治道如禮樂刑政紀綱法

度等事

柔得尊位之柔字不可泥用卑巽之意只作六五字

看得尊位居君位也大中備君德也德位兼備故上

下應之所謂一民莫非其臣也所有之大如此故卦

名曰大有大有義只在上下應之一句取不及居尊

大中

其德指君德也剛健文明在身上說應天時行在事

上說此句一直說不可以應天對時行看剛健勇也

文明智也應天時行又行而宜之之義也人君旣有此德是以形之於治者如禮樂刑政紀綱法度莫非是德之敷布盡善盡美而四達不悖矣卦辭之所謂元亨者以此講此題還要先將卦德卦體提起

遏惡揚善照舊以用人講不兼事本義反之於身二句是推廣意

初九無交害之害字還是利害之害害與利相隨大凡富有則多事而不免有害也唯初九雖當大有之時以陽居下陽居下未涉乎害陽本在上也初九以陽居下是自卑而無驕盈之失也上無係應而在事

初未與物接也在已能自卑而又未與物接故未涉乎害旣無所害何咎之有故曰匪咎然以爲匪咎而易心處之反有咎矣又必念大有之難處艱貞自持而驕心不作惕厲自居而德色不形則在已無致害之道而所有者常有矣果何咎哉無交害匪咎初九本爻之象艱則無咎聖人戒占之辭胡雲峯曰無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無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無交害也傳曰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無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此意只在以陽居下

一邊說還當兼上無係應而在事初說爲是細玩孔
子意又重在初字故曰大有初九
九二備剛中之盛德有大車之象上應六五之君而
凡天下國家之事悉以畀之有大車以載之象有所
往而如是如是指剛中得應說言有所往而能以盛
德應君任吾知其德足以成天下之務才足以濟天
下之用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民臣子之責可塞矣
何咎之有積中不敗見載必用大車也故傳曰壯大
之車雖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才力之強
能勝大有之任也才力之強剛中是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重在以剛正之德而事虛中下賢之君不重朝獻朝獻特象耳人臣之德莫大于剛正也所以正君善俗者在是所以謀王斷國者在是九三備此德而又上遇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能以是德而匡弼之啓迪之象如公侯朝獻于天子而方物畢備也占者有此德則其占如是小人無剛正之德則不能當此也故曰小人弗克言小人無剛正之德者其事君也非富強之術則聲色貨利之謀不免有所害也故不能當此爻也

九四以陽剛之臣而近六五柔中之君不免有僭逼

之嫌矣然以居柔也故能翼翼小心而恪共爾職名位雖盛不敢極其盛也故有匪彭之象如是吾知位高無逼上之嫌勢重無專權之失臣子之職盡矣何咎之有此人臣難事也而但曰無咎何歟亦事親若曾子可也之意

明辨晳也晳明貌明辨乎君尊臣卑之義持盈處盛之道

六五厥孚交如當兼君與民說五虛中應賢上之孚交於下上下歸之下之孚交於上也說者專主五說恐交字不切

孚字從六柔上來然聖人以爲所可喜者固此柔所可懼者亦此柔故既美之以交如復戒之以威如也六五當大有之世云云以下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則是人君當天下全盛之時折節下士而有以得萬國之歡心虛心求賢而有以致萬民之景仰上之信孚於下下之信孚於上故有厥孚交如之象六五如是固可美矣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使無威以濟之則威弛而不振惠褻而不以爲德者有矣蓋必仁厚中有神武寬和中有威嚴以法度則整飭以綱紀則昭布而無優游不斷之弊則人心祗畏君德益尊

大有之世可以長保而無虞矣故曰吉

信以發志正什厥孚交如意歸重於上人也故曰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易而無備見所以不可不威如也

上九以剛居上處盈之道若或不足然能下從六五五有厥孚之信也彼則以之而允蹈於躬行五有柔順之德也彼則以之而體驗於心思不特此也又能尊尚其人而禮貌不違如此是能盡持盈處有之道而非過高志滿者可比矣吾見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是以自天祐之於冥冥之中於以長

守其富長保其貴而大有固無恙故曰吉無不利無

不利言其無所為而不順遂也

履信思順尚賢在下從六五生來何以見下從六五

此卦唯一陰而五陽應之也

上九當大有為之時處盛時也以剛在上處上位也

乃能下從六五云云思順是得處盛之道所謂滿而

不溢故曰天祐之吉無不利本義滿而不溢之滿字

正指大有之勢以剛居上二句

謙卦

謙者有而不居之義人唯有而不居則克自抑畏小

心翼翼非寸長自矜者可比自是人無不與何往不亨乎不唯亨又能如君子之有終蔡節齋曰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光是爲有終

止乎内者德盛而不自表暴也順乎外者禮恭而克自抑畏也

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謙意乃在屈而止於其下一句

天道下濟夫地而化育之功光明宣著地道雖卑而其氣上行以交於天天地之謙亨也人能謙窔不有亨乎下濟者天道之謙而光明則其亨卑者地道之

謙而上行則其亨也下濟者下濟夫地而二氣相通萬物生意自光明也地道不可如堇溪地勢卑順之說地之道不先而後不唱而和唯順承天施何卑如之

虧盈益謙傳曰以天行而言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以至于陰陽之極而必變是虧盈也日月之晦者明陰陽之降者升此益謙也

變盈流謙傳曰以地勢而言如盈滿者傾變而反陷變盈也卑下者流注而益增流謙也此自勢論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水之滿而溢涸而復盈非變盈流

謙乎

鬼神害盈而福謙決主福善禍淫一事爲切不必泛說人道惡盈而好謙者又出於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爲天下之達道者如滿招損謙受益是矣

彖傳什謙亨有終而兩舉天道地道爲言以及於鬼神無非假此以明人之不可以不謙非天地真有心如是也

天道虧盈四句只是歷明謙之所當尚言天道之所益地道之所流鬼神之所福人道之所好悉萃於能謙者之身如此故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固光明矣有

是謙德之美則萬民率服四海傳頌德不愈光乎其居卑分雖可踰矣有是謙德之美則卓冠羣倫起邁流俗德豈可踰乎君子之所以有終者如此地中有山傳曰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藴高大之象故為謙也此取象專主地言本義謂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則專主山言裒多益寡二句說者紛紛然意只主程傳之說則於稱物平施一句尤為明白細玩本義之說蓋亦程傳中來也所謂損高增卑以趣於平又在卦象上說一箇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故總之曰亦謙之意也

裒多益寡者言人於日用之間不能無施與也施與之間亦不能無多寡也君子人歟謙謙之心常寓故於多者則裒而損之寡者則增而益之是非沽名也正以稱物之宜使多者不致於有餘而傷惠寡者不至於不足而傷廉於以平其施於人也君子之謙又見於施與之間者如此

初六謙謙君子本爻有此謙象柔性順而有卑謙之德處下而無上人之心故爲謙之至也謙謙者言其於持巳待物之間巳恭而益致其恭無一毫之驕倨也夫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以此謙謙之行而涉險

難則有親可久而何往不濟況平易乎故曰吉能濟
險難便是吉
卑以自牧原其所以能謙謙也自牧傳曰自處也初
六以陰居下是卑以自牧也無一毫上人之心也
六二備柔順中正之德而能謙者也非聲音笑貌而
僞爲於外也故以謙有聞而美德之在人傳須不替
故曰鳴謙夫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者未必得正而
吉今六二備能謙之美德而致能謙之令聞乃出於
理之至正而非過情之譽無實之名正而且吉也曰
吉者即彖所謂亨而有終也

中心得也傳曰二之謙德中心所自得也非勉爲之也謙德何物也柔順中正是也以此心之實德而形爲謙所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也其有聞也不亦正而吉乎

九三勞謙何以見其有勞也剛而得正上下所歸非有勞而能若是何以見其能謙曰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唯一陽而居下體非能謙而何說者謂剛而得正上見謙非也細玩本義卦唯一陽之語勢可見謙卦唯九三一陽而居下之上猶在下體是能謙者也然三備剛正之德上有功於君而爲上所謂下有功於

民而爲下所歸蓋有功勞而能謙者焉雖功在王室

德被生民而視之謙然小心翼翼偉然君子之行也

夫謙非難有勞而能謙爲難也吾見居尊而德愈光

致恭以存其位不有終而吉乎

萬民服也誠齋楊氏曰非服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

服者仰慕而尊敬之也非歸附之謂也

六四以陰居陰柔而得正也處上之下上而能下也

皆有謙意也上句主德言下句主事言不可以上而

能下在柔正上生來泛言爲謙也

六四能謙固無所往而不宜矣然聖人又戒其撝謙

何歟蓋九三功臣而四居其上似若於謙道猶有未盡故戒以更當發撝其謙凡言動設施無非謙之所存以示不敢自安之意然後爲能謙無所不利也不違則也則法則也天理之當然也三以勞謙之臣而四偃然其上所以撝謙一出天理之當然而不爲過分也

六五爻大意謂謙而得衆在征伐亦宜而他事亦無不利也征伐大事也

傳曰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爲能聚人六五陰柔則不富然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〇見公卿大夫感

其誠庶民小子仰其德而從之者衆矣象爲人之不富者而能左右乎隣類也於此而猶有未服者焉是乃文德之所不能來者則利以征之至於他事如修政立事之類亦無不宜也征不服也傳曰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上六利用行師是聖人因其有鳴謙之美而許之可以行師也然上六質本陰柔而才不足不當自任而力不足雖可用行師但可以征巳之邑國而已無位還主不當事任不可說無君位邑國者上六之私邑

也志未得也言上六雖以謙有聞其志亦未得也何

也上六陰柔無位才力不足不能大有所爲也雖可

用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則志未得可見矣本

義而至於行師一句粘上句讀下來至可用行師二

句便見他志未得

豫卦

豫有二義本義謂和樂取自樂之義如此卦初二三

五上是也本義謂人心和樂以應其上取衆樂之義

如卦爻及九四義是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也此上下

不可作君民若作君民說則與人心和樂應上之義

相悖矣只是五陰應一陽如德望隆重之大臣而上下皆歸之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是人心和樂以應上也順以動所以致人心之和樂以應上也

建侯行師二者非人心和樂不可故能順動而致人心之和樂則宜於建侯行師

剛應而志行言九四居大臣之位備剛德之美故能致天下之豫而天下歸之志得以大行也順以動言凡有所爲一本乎理之至正而不任情以徇私不縱欲以害義也剛正志行得人心之豫也順以動所以

得人心之豫也順以動故天地如之不可詭天地亦如此順動也若依此詭則起下句不來言順以動則天地亦如之而不違而況建侯行師有不利乎如之不違者言天地亦應之也即自天祐之之意

天地以順動言其陰陽五形變化闔闢一順乎自然之理而有無容心之妙故日月各循其度而晦朔弦望盈虛消息無所過差日月不過則四時不忒矣春夏秋冬各以其序也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天地之豫也聖人以順動言聖人所爲事事合天理當人心無一毫之私則刑措不用而民自服矣刑罰清而民

服聖人之豫也刑罰清程傳清簡之説未然曰清簡
猶有假於刑也豫之時義大矣哉承上言天地聖人
之豫皆不外乎順動如此豫之時義不亦大矣哉信
非順動不能也
豫大象重先王作樂作樂制樂也崇德與薦上帝以
配祖考對看皆作樂之用也作樂者象雷之聲以爲
樂之聲取義之和以爲樂之和作爲詩歌協諸音律
而清濁之有倫高下之有節先王作樂豈徒然哉故用
之以崇德使吾之功德於此乎昭布也極其盛而用
之薦上帝而配祖考亦用此樂也作樂以崇德則人

和樂矣作樂以享神則神和樂矣體豫之象孰切於此

德是功德之德也崇德不過以其功德而作爲詩歌被之八音也若極其盛而用之合八音極九變有始終節奏之妙有舞蹈疾徐之美而聲容之極盛也此非薦上帝配以祖考之時不如此也故曰殷薦之上帝非以樂薦之也柭薦者奉酒食以祭也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言極其盛而用之于以薦上帝而配以祖考也薦之之字輕看不可誤作樂字配祖考是薦上帝之時而配以祖考不可兩平看薦上帝

只重祭天言玩配祖考一句可見初六鳴豫自陰柔上來上有强援二句指四言初六應爻也初以依權怙勢之小人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而驕縱之氣形於聲音笑貌之間故爲鳴豫凶之道也言以小人如此必至於放僻邪侈而禍敗立至矣

六二不溺於豫全在德上不終日亦本於介于石之德也當豫之特孰不爲豫所溺二以中正自守確不可移如介于石然是則德之具於巳者有安靜堅確之美故應之形於事者有早見預待之明是以不俟終日而凡吉凶之兆禍福之幾瞭然於胸中雖處豫

樂之時而自超乎豫樂之外也占者如是則天理常存道心爲主而不累於欲矣故曰貞吉

以中正也傳曰不終日而且貞吉者以其有中正之德也守之堅而能辨之早也

六三盱豫是三以陰柔不中不正之小人而近於大臣趨特附勢以衒富貴而自以爲樂者也故曰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其悔宜矣遲有悔聖人示占之意也戒其當速悔聖人愛人無巳之意也

位不當也言不中不正之小人故如此也

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本卦若無九四一爻不

成豫卦矣故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九四居大臣之位能以一身而致天下之豫天下之人耕食鑿飲而熙熙皡皡皆四之力也故象爲由豫此只本卦取此象耳其占爲大有得言九四能致天下之豫則天下之人皆和樂以應之也所得不亦大乎勿疑朋盍簪又戒以盡保豫之道也勿疑者言九四處此重任又當至誠以來天下之賢人布之庶位而無所疑忌則朋類之有德者皆聲應氣求合而從於我而其從之者如歸市不疾而速也如此庶可以保此豫矣設使九四訑訑自足而拒人於千里之外

則豫自我起亦自我止欲人心之和樂以應於我也
得乎
簪字本義已有明解不必實以簪講但要兼聚速二
意
志大行言九四致天下之豫而得天下之心則志大
遂矣六五以柔居尊是以柔暗之質而居君位所以
沉溺於豫流連荒亡迷而不返者也又乘九四之剛
迫於權臣也衆不附民心離叛也如此者天位恐不
能以一朝居處勢不亦危乎故有貞疾之象言其疾
於心腹而不可醫者也然以其得中凡所行之事得

當亦足以聯屬乎人心而寄空名於六服之上故又有恒不死之象

六五貞疾有三樣一則自己昏暗一則迫於權臣一則民心離叛所幸者得中耳

乘剛也言六五以昏弱之質而迫於九四之權臣也所謂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而政權下移矣不爲貞疾乎中未亡也中指得中言六五所以一脉猶活者以此耳

上六冥豫傳曰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躭肆於豫昏迷不知返者也故爲冥

豫以其動體故能善念萌於惡極之餘良心著於久喪之頃而惕然一新也象爲事雖已成而能有渝焉言所行之事已成而又能變也事成字照豫極字無咎者過而能改則無過矣故曰無咎

何可長也冥豫在上豫之極也極則必變矣豈有長於冥豫者哉

隨卦

隨從也卦以物隨爲義言人從於我也爻以隨物爲義言我從人也元亨利貞無咎專主隨於人者言以彼此相從玩之元亨似不專在自己説然以己能隨

物玩之則又專在自已言在已有能隨於人之德而物來隨已則彼此相從而聲應氣求不戒以孚也志同道合不疾而速也吾一人之心而有以通乎衆人之心矣故曰元亨元亨在心上說夫元亨固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亦不免於有咎矣爲人所隨者盖必守乎君子之正而交以道接以禮則無苟隨之咎而所謂大亨者可常保矣

剛來下柔以陽從陰也此動彼説在我有信從之心而在人有好合之意也此卦爻卦德皆有隨之義也既大亨矣又能守正而得無咎焉吾見天下之人不

同而所同者此心心不同而所同者此理之正也唯正爲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不干我而從耶

隨時之義大矣哉非正不可也故曰大

嚮晦入宴息傳曰君子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故曰隨時休息亦體易之一事也

初九以陽在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故有官象在下體之卦言爲震之主在全體之卦言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於人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故曰有渝官者初九之象有渝者隨之事也官

有渝只是言初九之有所隨於人也此句初九本爻之象貞吉以下是戒辭言初九隨於人也一本於君子之正道交以道接以禮則無詭隨之失而吉又必有出門以交之公而不比親彼踈不比厚彼薄而昵於私則人亦隨於我而德可資之以進業可賴之以成矣故有功

出門以交卽同人於門之義出於門之外而有所交則無私家之昵也從正吉卽貞吉也言從於人而以正則吉也不失也不失於私昵而有出門之公故有功也

初陽在下而近小子也五陽正應而遠丈夫也二本柔懦而不能自守以須正應乃舍五之正應而從初之不正故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弗兼與也傳曰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二既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

六三舍初而係四是係丈夫而失小子也然四居大臣之位而正當事任三近係四則是以布衣而附權臣以卑賤而隨尊貴資其勢利其有而無求不得故曰隨有求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戒占者尤當以義理之正而自守不可以有求必得之

故而妄有所求也

此爻在隨有求得截

三曰隨有求得四曰隨有獲此亦聖人書法正不正之異耳所謂一字之間華袞斧鉞也

九四居大臣之位而與五同德所謂君臣咸有一德也同德者四剛而五亦剛也四之於君一德相孚其隨於君也寧不有獲吾見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禄或付以國家之大柄或委以宗社之重托而無欲不遂也四至此則勢凌於君矣雖然此固人臣之幸亦人臣之不幸也名位日盛屬之階也威望日隆禍

之媒也故雖正而亦凶占者處九四之任當何如耶
唯當至誠積於中而不罔上以自恣動作合於道而
不怙權以妄爲是則能洞燭乎君尊臣卑之分持盈
處盛之道而爲明矣吾見功高天下而主不疑上焉
安之也位極人臣而衆不疾下焉從之也何有於凌
逼之咎耶此亦戒辭也

明功也有孚在道明哲之功也非明不能如此韓彭
有菹醢之禍霍子孟有赤族之慘正欠此耳

五剛中正下應六二之中正是人君以大臣之善爲
一己之善而信之篤好之誠所謂人之有技若己有

之人之彥聖不啻若自其口出者也隨之至善者也
以人君而若此則心志日進於高明道德日造於廣
大故曰吉
位正中也重德言二有中正之德而五亦有此中正
之德同德相親所以信之篤也使五無是德抑知善
爲何物訑訑拒人於千里之外者有矣
上六居隨之極其隨於人也至誠相與固結而不可
解其象如拘係之言拘持縻係之置之於此使不得
去也又從而維之維繫之也恐其或逸也維繫之如
今綁縛相似

王用亨於西山爲占者言以其誠意之極也

上極也居卦之上而當隨之極也上六只在隨之極上取義

蠱卦

蠱者壞極而有事元亨據蠱之時而言本義所謂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正指此句利涉者治蠱之事此句自元亨上說下來言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是天運已回人力可爲而元亨矣當此時也所宜修舉廢墜力濟時艱用以濟天下之蠱焉夫治之於既蠱之時者難爲治之於未蠱之先者易濟與其既蠱而治之孰

若將蠱而治之故聖人發先甲後甲之義以示人先甲三日辛也有自新之義後甲三日丁也有叮嚀之義蓋必前事過中而將壞則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更當致其叮嚀之意以鑒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夫自新於將壞之時善救而弊可革矣叮嚀於既新之後善備而利可久矣抑安至於蠱耶彼元亨利涉不過隨時應變之道耳元亨利涉示人當及時治蠱之義先甲後甲戒人當先時治蠱之義彖曰意重先甲後甲二句讀者不察以此二句亦爲治蠱之道非也蓋蠱乃壞之

極也謹玩本義將壞自新之不使至於大壞既新則叮嚀之不使至於速壞句意便見

剛上而柔下上失於高亢下失於卑順上下不交而不能同心協力以有爲所以至於蠱也此卦體卦變具有蠱之義巽而止言在下者則甘於卑巽而無奮迅激厲之志在上者則安於苟止而有因循怠隳之失所以至於蠱也此卦德具有蠱之義也故名此卦曰蠱

蠱而爲之元亨者何歟蓋蠱壞之極天運已周人力可爲天下至此亂而復治也故曰元亨往有事也言

當此亂極復治之餘宜於履危陟險而力濟時艱于以往而有所事也不然抑安得謂之元亨也什先甲後甲而曰天行何歟勉人當因天時以盡人力也亂之終者治之始終則有始亂則復治天運循環之自然也故治蠱者當因天運之自然而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以盡夫人事之當然也

山下有風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故曰物壞而有事君子體之以振民育德亦治蠱之事也當蠱之時教化凌夷民心日趨於惡而壞也君子則鼓舞其爲善之心使之舍舊汚而從新美焉當蠱之時人

皆卑巽苟止本心之德必壞也君子則優游含泳于以育其本心之德使之日造於高明而不流於卑下焉如是則治已治人之道盡而治蠱之事莫大於此矣

初六幹父之蠱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子則能治蠱而致父於無過之地考得無咎矣然以子而幹父蠱是以卑而任尊事在分則失之逆在情則失之忍不免於有厲也蓋必憂傷自處而幹其所當幹則上不失乎親心下能盡乎子道始雖厲而終則吉也有子考無無咎初六之占厲終吉是戒占之意

意承考也傳曰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置父於無過之地也

九二剛中賢子也以賢子而治母蠱則所治者得其當矣故曰得中然以九二之剛而承六五之柔以治其蠱若伸巳陽剛之道不免於矯拂而傷恩又當屈巳下意柔聲怡色從容巽順以開導之而不可堅執以治之也如此則得乎治之之道而無傷恩害義之失矣聖人此言亦戒辭也得中道主九二幹母蠱說不可主九二德上說言九二幹母之蠱一皆得乎中道幹所當幹而各當其可也九二剛中故能如此也

此處無不可貞意

九三過剛不中以性體言巽體得正以德言以過剛之人而治父蠱則不免失於急迫而矯拂以傷恩故小有悔然九三巽體得正則所治者又皆順乎理而得其正治所當治者也故無大咎

象曰終無咎也照爻意講九三幹父之蠱雖曰過剛不中然巽體得正則所幹者又皆順理之事得正之為故雖小悔而終無大咎也

六四以陰居陰是過於柔懦之人而不能剛斷果決以有為也其治父之蠱也但寬延優裕以治之而已

如是則蠱將日深往而治蠱則不勝而見吝也言必
不能治其蠱也象曰往來得也亦此意
六五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剛中之德是其君臣
一德相孚同心相與以幹父之蠱也以此幹蠱吾知
前人之弊政莫不有以飭治而振起之治道煥然一
新而天下咸仰繼述之賢君令聞令譽洋洋不替也
傳曰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太甲得伊尹而
湯之典刑不廢成王得周公而教化大行是也
本義以此幹蠱貼用字看可致聞譽貼譽字看
承以德也傳曰幹父之蠱而用譽以其在下之賢承

輔之以剛中之德也夫以六五柔中之君而九二輔之以剛中之德以此幹蠱則剛柔相濟中德相與必能革弊以從正矣其致令譽不亦宜乎

上九陽剛居上在四之外乃是賢人君子不當事任也吾知爵祿不足以動其心功名不足以係其志而高潔自守也其象如王侯雖尊貴也彼則敝屣之而不事焉但居仁由義高尚吾之事而已爻易者此言雖示占之意亦以戒躁進之人也象曰志可則也言上九之不事王侯則不降志不辱身高潔以自守孤介以自持所謂駕末世而操獨行足以廉頑而立懦

者也其志豈不可法於人乎

臨卦

臨彖重利貞元亨輕至于八月有凶戒辭也見其所以當利貞也能利貞則可以長保其盛而庶免八月之凶矣人事既盡亦可以回天運也

二陽浸長於下則上行之勢不可遏而羣陰皆爲所臨逼也故爲臨占者值此當得大亨而尤宜於以正道自守不可恃其浸長之故而妄有所爲也况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自夫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則陽之長者必消陰之消者復長小人將復得

志而君子不免有凶矣其可不利貞乎傳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方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侵淫不知亂之至也

張中溪曰於其方長之時而告之將消之理則庶乎知所戒也亦安不忘危也

元亨利貞一直說下來重看利貞上本義悅而順剛中而應貼出當利貞意非貼元亨也蓋剛德長自是元亨

說而順是在已有和悅之德而又能順理而行其上進也無不正之爲矣剛中而應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又上應六五其上進也無不正之援矣凡此皆卦德卦體之善也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占者大亨而尤宜於以正一天道之當然也在理當如是也

消不久也主陰言至於八月有凶何也盖自復之一陽臨之二陽歷泰歷壯歷夬歷乾而至於姤之一陰遯之二陰則陰之消者復長而其消不可久矣君子於此可不預爲之備而至於凶哉

本義謂言雖天運之當然云云　消不久者便是天運

之當然君子豈可以爲天運而不盡人事哉故曰知所戒而當利貞也

澤上於地傳曰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故本義曰地臨於澤上臨下也教思無窮欲人人君子而比屋可封也故曰教之之心無窮如兌澤之深也容保民無疆欲天下之人皆遂生養之願而飽食煖衣無此疆彼限之異也故曰容保之心無疆如坤地之廣也二者皆臨下之事而君子盡之矣此題還依程傳主君子心上說則無窮無疆方得要其極而論天下之大豈人人能復其性能遂其生哉堯舜猶病於

恃施濟衆

初九偏臨四隂是以一君子而凌逼乎衆小人也使恃其剛暴而不由乎事理之正則小人得以執其短而肆反噬之虞矣唯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偏臨四隂也守乎正道而一事不苟由乎正理而一念不回是則先自治以端其本不枉道以招其謗小人自於是而懾服矣其吉也何如哉象傳曰志行正也亦此意也

九二剛得中而勢上進是其所以偏臨四隂也一皆處之得其當而無用罔之矣無壯頄之非所謂處置

得宜而能服其心者也自是陽道大行而沛然其上
達小人不得以肆擠抑之術矣故曰吉無不利
剛得中故能勢上進勢上進便是吉無不利也
初九以剛正而臨陰與九二以剛中而臨陰一也然
初曰貞吉而二曰吉無不利何歟徐進齋曰初未嘗
臨陰之任二已上進而當臨陰之任故也
六三以小人而居下之上也甘臨者取其無德而臨
人之象耳憂之無咎開其遷善之門也
憂而改之非改其不中不正之失改甘臨之失也
六四處得其位柔而得正也以在巳之柔正而下應

初九之剛正是乃賢人君子之相爲契合而相臨之至也若此者一本於義理之正而非若世之以勢相臨以利相臨朝締盟而暮絕交者比矣果何咎哉象曰位當也卽所處得其位柔而得正也原其所以相臨之至者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應九二剛中之臣凡其所以區畫乎庶政裁制乎萬機一惟九二之是任焉夫不自用而任人是則以天下之聰明爲一已之聰明以知臨下而爲大君之所宜者也如是則已不勞而事畢舉所謂無爲而治者有矣其吉也何如哉

傳曰五以柔中而下應九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身而臨天下之廣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其知大矣行中之謂也人唯不中則必至於偏聽獨斷自用自專以壞天下之事六五不自用而任人是其一中之是行也然則大君之所宜者非行中之謂乎

上六敦字全在處臨之終上說出來謂之敦臨者言其與初二相臨也始如是終亦如是相臨之志彌久彌篤敦厚於臨者也夫人之相臨鮮克有終也上六

如是則得臨道之善而非若世之始合終離者可比矣故曰吉無咎象曰志在内也内卦之初二皆陽剛中正之賢人也上六志在於親賢所以能敦厚於臨而得吉也

觀卦

觀之名卦本九五一爻及卦德取義也盥而不薦二句戒占者爲觀當如是也作文要點戒占意

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盥而不薦二句已該盡此意矣誠以爲觀莫貴於有德而德莫美於中正也爲觀者要必運此中正之德於臨御之時而不

輕有所作爲則德之具於已者粹然不雜而自足以儀刑萬邦正是四國爲人所仰矣豈不猶祭者之盥手以潔而酒食未獻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乎如是則能盡乎爲觀之道矣占者可不如是哉

有孚顒若說者皆實作爲觀說非也觀彖二句專主祭祀言有孚顒若盥而不薦時如此也聖人假此以明爲觀之道當如此

本義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實貼盥而不薦也不可作爲觀看

大觀在上有位也順而巽有德也位與德兼備故能

以中正而示天下爲觀處全在中正以觀天下一句

此題還在順而巽上截說者皆主本義之意而以大觀在上作一段巽順中正作一段非也爲觀全不在

巽順

彖傳之意以爲卦之所以名爲觀者何哉以卦體觀之九五居上四陰仰之是其巍然大觀之主而尊居乎大寶之上位已尊矣以卦德觀之內順而外巽是其存於中者有和順道德之美措於外者有隨事順理之妙德已備矣位與德而兼備故能以是中正之德而儀刑萬邦正是四國于以爲觀於天下也

下觀而化非釋彖辭意一直說言爲觀者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如祭者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則在下之民得於觀感者莫不遷善斂德而自歸於皇極之中丕應徯志而自底於王道之正潛孚默化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特可仰而已耶

天之神道當空說四時不忒便是神道聖人以神道以天之神道設教也不顯之德篤恭之妙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同一機也神道設教與四時不忒對看玩本義自見傳曰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無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聖人默契其妙用設爲政

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而仰觀而戴服也傳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由歷周覽之象先王體之以巡省四方觀民俗設爲政教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以爲民觀也

水土異性風俗異變故先王省方以觀民乎以察其人才之善惡物情之臧否何如也先王豈徒觀而已哉又必設爲政教布爲禁令氣質之偏者約之以義理之中習俗之謬者文之以禮樂之懿也此則先王之爲觀也設教當兼說如道德齊禮申以五常之典

彰以五刑之罰皆是

初六陰柔無德也在下位卑也故不能上進以覲乎大君道德之光象之童觀焉不能遠見也在無位之小人得此彼因其居草茅之賤者矣故無咎若有位之君子則當以致君澤民爲心使徒童觀不亦可羞乎本爻君子小人以位言也

六二陰柔居内而覲乎外是其無致君澤民之德而欲上闚乎國家之光者象如人之闚觀然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是乃女子之正道也占在女子則爲所宜若夫丈夫則當遠而大行於天下以富于闚見闚

觀豈所宜哉
初二童觀闚觀俱本爻位上取象進退者時所以進
退者道也六三居可進可退之地使不觀已所行之
通塞進退何所據哉是故明德新民之實學富於已
脩已治人之大道備於身吾行之通也可以進則進
也如其學術不竟於事功所養未足以究所用也可
以退則退也一進一退反之於吾身而已焉占者得
此宜自審也此爻觀字當重看觀者反已以自審也
象曰未失也言進退而能自審若是則進退不失乎
道矣觀國之光六四本爻之象利用賓于王爲占六

四者言也國光在國家政事上說亦是君德之所施爲者用賓于王爲王家之賓也

四以大臣而密邇乎天子之尊凡禮樂文章之懿條教政令之美由理本而達爲國華者莫不得於目擊之餘占者得此則宜於朝覲仕進而作賓於王家也

已仕者朝覲未仕者仕進

尚賓也言六四以上進而爲王家之賓也所以得觀國之光也不可主心言

觀我生二句專爲占九五者言九五德位備隆而爲人之所仰者也占者得此當觀已所行亦如五之陽

剛中正焉則無忝於大觀之主而亦爲人之所仰庶可以免得薄位尊之咎也象曰觀民也此夫子以義言之也人君之一身天下之儀刑焉故民德之善否可以占君身之德失也爲觀者不但觀己所行又當觀民德何如也故曰觀堯舜者以擊壤觀文武者以鴻鴈旣醉

上九爻辭亦戒占之辭也九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位上九以陽剛而居尊位之上皆是居高位者故聖人係二爻之辭重在戒占九五觀我是自觀也上九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故曰其

觀其生言占上九者當觀其所行亦如上九之君子陽剛之德焉則足以居尊位之上而爲下之所觀果何咎哉

志未平也傳曰平安寧也上九雖不當事任然居尊位之上而亦爲下所觀故戒懼常存而其志未至於安寧所以當觀其生也

噬嗑卦

噬嗑卦名在九四一爻取義亨字又在卦名上取義天下之事所以不通者以其間也去其間者則事無不達而通矣故曰亨

傳曰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讒邪間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當用刑罰小則懲戒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也噬嗑者治天下之用也此段最切亨義但當用刑法以去之意是以利用獄爲所以亨處不可從

治獄之道唯威與明而得中爲貴威則有以懾邪心明則有以燭事理得中則聽斷唯公也此卦剛柔分柔得中而上行則得中矣下動上明下雷上電則威明並行矣故以之治獄無不宜也治獄與亨兩起事

不可如程傳之說自頤中有物連噬嗑而亨上是以
卦體什卦名下是以卦名什卦辭
剛柔分仁義並行寬猛得宜也動而明斷決之際洞
燭事情也此句又重明字雷電合而章傳曰雷震電
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威照並行也能照則無隱情
有威則莫敢不畏也柔得中而上行此句重得中上
行意輕柔得中則不傷於寬縱不流於姑息而斷決
得當也雖曰以陰居陽為失其中而不當位然中重
於正中則無不正矣故利於用獄也
雷電當作電雷電耀則雷震相合並見也此象只切

嗑字嗑字義帶過明罰勑法自立法言豐大象下朱子語録云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罰者入物以贖罪所以宥疑罪也罰焉明之或多或寡辨别精審以求其至當使民昭然其易知也法者因罪以定刑所以示禁令也法焉勑之或輕或重整齊嚴飭而不使至於廢弛使民凛然其難犯也二句平看臨川明罰所以勑法之說不可從威明明勑二字上俱兼有不可以

明罰爲明勑法爲威

初六屨校滅趾傳曰校木械也屨之於足以傷滅其

趾也臨川曰屨謂着於足如納屨然此罪薄過小之象也以罪薄過小之人而能懲誡於其初則不進於惡矣故得無咎禍之成不成於成之日亦必有所由起亂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方起而過之方兆而絕之此初之所以免於禍亂而無咎也故繫辭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

不行也傳曰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此主用刑者言本義謂又有不進於惡之象專主受刑者言爲是屨校滅趾止惡於初也止之於初不進於惡矣故曰不行也

六二柔而得中則不失於寛縱也中而且正則不失於偏私也以此德而治獄所謂片言可以折獄者何難之有故其象如噬膚之易膚肉之柔脆者臨川曰豕腹之下肉也然二以柔而乘初之剛所治者又剛強之人也以賦性柔弱之人而治崛強難制之輩不免於有所損傷故又爲滅鼻之象夫人不患獄之難治而患吾所以治之者無其德也占者能如二有中正之德雖傷而亦何咎哉於盛德無累也滅鼻就二說玩占雖傷無咎可見

六三陰柔則失之寛縱不中正則失之偏私無治獄

之德也故治人而人不服其象如腊肉之堅而又遇毒也居用刑之位者如此不亦可吝乎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小吝而終無咎也

九四以剛居柔即彖辭所謂剛柔分也剛不過猛柔不過寛所謂仁義並行威和迭用者也所治之獄雖難治者如噬乾胏之堅然治之得宜又有得金矢之象矣葢古者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非聽訟者得宜安有人來入鈞金束矢得金矢者只是取聽訟得宜之象說者謂金取剛矢取直是舍本義之說而從程傳也利艱貞吉爲占者戒也六五貞貞厲無咎亦此意

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念少差則民無所措手足矣故占者利於艱難守正而不可一毫之輕忽苟且則能如九四得聽訟之宜而吉也故曰戒占者宜如是也如是指當如九四也

未光也什所以當利艱貞也治獄而不利艱貞則不得聽訟之宜而天下有冤民治獄之道未至於光顯所以當艱貞也說者謂必得艱貞而後吉其道亦未光大也此說非也蓋利艱貞專為戒占而言

六五噬乾肉亦是聽訟之難意但比膚則難比腊胏則易難而不甚難也此句與九四噬乾胏俱是虛說

本爻元無此象只是假此以見其能聽獄也黃金本一物本義釋云黃中色金亦謂鈞金何歟本義於此句只是説出用刑得中而人無不服之意黃中色有柔中之德而用刑得中也又曰鈞金用刑得中而人無不服也人服之故入鈞金也六五以柔中之德而居至尊之位故其用刑於人也雖不失之嚴暴亦不失之姑息用刑而得當也所以人無不服也故所治之獄雖曰如噬乾肉之難而又得黃金焉貞厲無咎與九四利艱貞吉意同故曰亦戒占者之辭也無咎者言占者當用刑之際而能貞固危厲以處之則其

用刑無所失亦能如六五之人無不服矣

得當也非柔中之謂言占者於用刑之際能貞厲以

處之則刑不及於無辜而用刑得當故無咎

上九過極之陽居卦之上所謂惡積而不可掩罪大

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之道也稔惡不

悛而戕及其身者也

一説居卦之上句亦猶本義於初六云初在卦下故

有屨校滅趾之象意

聰不明也猶初六不行也之意皆言外意也言其不

能審聽早圖以遷善改過所以加以滅耳之罪也聰

聽也聽之不聰是聽不明也

按滅耳非去其耳也校加於首而沒其耳以至於傷也滅趾意亦然

建安丘氏曰膚易噬之物也乾肉比膚則難矣腊則有骨矣比乾肉又難也胏則骨大於腊比腊又難也此皆言治獄之道不可不謹也腊胏之辨不知建安骨大之說何據謹按本義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則骨肉相半也胏肉之帶骨者肉帶於骨則骨多而肉少也故曰所噬愈堅

亨小利有攸往當云占得此卦者則亨所謂亨者但小利有攸往而已若散說則支離經意矣大抵本義不過只欲訓註明白也

以卦變言之柔來文剛陽得陰助也然剛上文柔則又失所從矣以卦德言之離明於內洞燭乎事理也然艮止於外則又安於苟止矣故占者可以有行有爲而亨然亦但小利有攸往而已天文人文就本卦上說不可用日月星辰及五倫等說如此說則下面觀乎天文人文說不去卦變之柔來文剛剛上文柔是剛柔交錯而有自然之象乃天之文也卦德之文

明以止是禮儀宣著而有秩然之分乃人之文也觀此剛柔交錯之天文而以之察時變則凡時變之所以春而夏秋而冬而迭運不已者一剛柔交錯而已觀此文明以止之人文而以之化成天下則凡天下之人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各安其位者一文明以止而已夫以造化之運治功之成皆不外此賁道如此賁道之大也可見矣

山下有火賁賁類皆被其光輝故為賁然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故君子體之在庶政則可以折獄則無敢也

庶政錢穀出納事之類之小者若獄者天下之大命生死攸係苟非燭幽折獄之智而視遠惟明者故不敢也必如噬嗑之雷電合而章豐之雷電皆至而後可內離明而外艮止此朱子又於卦德上見得有明庶政無敢折獄之意故出此一說也愚謂不必用亦可

初九爻義說者皆以賁其趾爲自賁於下之象舍車而徒爲賁其趾之象如此則本義何不明著兩象之說盖賁其趾二句一意不可作二意看舍車而徒便是賁其趾車所以代趾之行也舍車而安於徒步是

不以車爲賁而以趾爲賁也故本義但著舍車而徒之象蓋此句已有賁其趾意在内矣

初九剛明之賢也以懷才抱德自賁於下位爲美而不以爵禄爲美者象諸人之賁其趾然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不以車爲賁而以趾之徒步爲賁也所謂飽乎仁義不願人之膏粱之味者也占者自處亦當如是義弗乘也亦寓自賁之意車所以命有位者也自初九之無位視之則爲非道之車而義不可乘也不可乘而舍之此初九之所以決於義也蓋以道爲美而不以車爲美也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其德足以相附也皆無應與其勢足以相附也非若小人之相為黨援者也故二附三而動猶須之附頤而動賁之至美者故曰賁其須象曰與上興也附三而動也按二以附三為美不重在以陰從陽上全在以陰柔中正而附乎剛正又處皆無應與之地也

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則必得其多助之力而諸相好之情所謂其利斷金其臭如蘭者也故曰得其賁而潤澤然以一陽而處二陰未有不溺於所安者也又當長守乎陽剛之正道而不比於私情之昵則陰

柔不遜之心無由而起矣不亦吉乎此爻以君子小人立意亦可

終莫之淩言九三能長守其陽剛之正則不溺於所安而二陰終不能淩忽於我矣此便是吉

賁如皤如指四言白馬翰如二句指三言四與初爲正應本相賁者乃隔於九三而不得遂其相應之情猶物之文飾者至此而反於白矣故曰賁如皤如然九三上乘六四未獲相賁有白馬之象也求四之心如飛翰之疾也故曰白馬翰如求之何如九三剛正之賢六四柔正之賢也賢人君子實欲以道德而相

賁耳猶婚媾以相親也初豈有寇害之心哉故曰匪寇婚媾註中二字求相照應賁如皤如四制於三而不得下應也白馬翰如三求四之疾也匪寇婚媾原其所以疾於求四之心也

本義人白馬亦白之説何也此朱子解周公所以名白馬之義白卽上皤白也之白字馬三象人四象馬人所乘言三爲四所乘也此以三四爻上取出人馬之義人白本賁如皤如説言四爲初之正應隔於三而不得賁也馬亦白言三以不正之援決不能賁於四也故曰白馬此亦周公書法

當位疑也傳曰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可疑也故爲三所隔而不得賁於初也三之求四雖曰匪寇婚媾然四能知三爲不正之援而守正不與果何患哉終必得賁於初也

六五賁於丘園以事言言其所爲之事唯敦本尚實也其象如以丘園之雅淡者爲賁而不以朝市之紛華爲賁也束帛戔戔以心言言其所存之心惟吝嗇而不事張太其象如束帛之至薄而戔戔淺小也吝終吉通繳上二句吝字輕重終吉雖吝而得終吉也本義謂人而如此言人所行之事唯朴實而所存之

心又吝嗇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自古未有不以奢
而亡以儉而存者況六五以人君而能儉則財裕而
國以富非終吉而何昔文景節儉而海內富庶武帝
多慾而海內虛耗則六五之終吉可知矣
有喜正貼吉字六五以吝嗇之性而有敦本尚實之
行是以人君而能儉也吾知其必能致天下之富而
成天下之貴不亦有喜乎所謂吉者如此此爻在柔
中上立意
上九白賁全在上字上立意白者賁之本所謂繪事
必以粉地爲先也不貴其賁而以白爲賁故曰賁極

反本上九處賁之上居賁之極賁極而反本焉是蓋紛華靡麗之甚而有敦本尚實之爲奢極而崇之以儉文勝而反之以質也象如以白以賁然始之賁不免有過也終之反本善補過矣故曰無咎

上得志也正指無咎人之飾於外者必役於物役於物則喪志矣上九能白賁而無咎吾知其雖居一卦之上而當賁道之極也不衒實於奢侈之中而優游於淳朴之境其志之得也何如

剝卦

柔變剛也柔謂五陰剛爲一陽陰勢已盛害連衆而

進于以變夫一陽不容其在上而迸逐之也是謂柔
變剛也蓋陽剛至於剥落故曰剥
說者謂從姤一陰遯二陰說起是從當初五陰變五
陽說與卦體以五陰而剥一陽相背矣故不可從
不利有攸往六句在觀象也截小人長與順而止之
平看以卦體言之陰盛陽衰爲小人長故不利有往
以卦德言之内坤外艮爲順時而止之故君子亦當
觀此象而不利有攸往也所以然者豈君子之私智
所爲哉誠以時之所在天運之所在也天以陰陽二
氣流行於兩間有消息盈虚之異也方其陽之盈息

而陰之消虛也時可以有爲也君子則尚之而出以有爲及夫陰之盈息而陽之消虛也時不可爲也君子則尚之而退以自處凡若此者何莫非天運之自然哉然則剥之勿有攸往者唯順天而已矣自觀象以上君子處剥法乎易道尚消息二句君子處剥法乎天道

山附於地傳曰山高起於地而反附着於地圮剥之象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剥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也下剥則上危矣未有本固而能剥者也爲人上者知理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

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

厚下者不過富之而已所以全其生也下既厚則吾所居之位自安固不搖也故曰本固邦寧上字泛言不獨指君公卿大夫皆是上

初二四取剥牀之象何也牀者身之所安也小人賴君子以安猶身賴牀以安也以小人剥君子則失其所安矣故取剥牀爲象猶上九之言剥廬也自初二四本爻言之則曰剥牀失其所安自上九言之則剥廬失其所覆也皆扶陽之意剥牀以足是小人始進而害正之念方萌於念慮之微也以辨者小人漸進

而上害正之陰謀已露也以覆者君子已爲小人所
中傷蓋陰禍切身也初二皆曰蔑貞凶何也此時陰
禍尚未切君子之身故戒小人言其滅君子之正道
則有凶猶冀小人能改也及剥牀以膚則陰禍切身
君子之正已爲所蔑故不復言蔑貞而直指其爲小
人之凶也天道不可一日而無陽世道不可一日而
無君子以小人乘盛而蔑君子固非君子之利抑豈
小人之利哉終亦必亡而已矣故東漢之宦者盛而
黨錮興黨人死而宦者亦死
說者皆以初二四之凶爲君子之凶蓋惑於朱子語

錄云說細玩本義戕正則凶一句還是主小人凶爲是

以足以辨以膚之以字猶以其國君凶之以字及也以戕下也傳曰侵戕正道自下而上也未有與也非釋上句意言陰雖漸進以害君子尚未有黨與之多也小人之勢猶未至於盛大君子可不爲之防耶此亦聖人扶陽之意

六三剝之無咎此在應爻取義剝之者剝去其黨而從正也衆陰方剝陽而三獨與上應是能去小人之黨而從君子之正不敢黨邪以害正也以小人而知

有君子果何咎哉失上下之失字當作去字看有力字

六五一爻傳曰剥及君位剥之極也故不更言剥而別說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貫魚宮人當作兩象看但貫魚上不用程傳順序之意本義所謂率其類貫魚說受制於陽照以宮人說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夫初二三四之類如貫魚然于以受制乎陽而委心聽命順從之不暇有如后妃以宮人而受寵于君焉如此則得夫以下事上之義而無蔑貞之凶無剥廬之患何往不利哉

終無咎也傳曰五能長率羣陰反獲寵愛於陽則終無過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一句全是象得輿剥廬本象以示占一陽在上剥未盡而能復生猶碩果不爲人所食也不食者剥未盡之象也自君子處此則爲衆陰所載猶得輿以載也自小人處此則一陽無復存而剥極於上自失所覆矣無君子莫治小人是小人之所以安身頼有君子耳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剥其廬失所覆也廬用以覆而安身者也聖人之情亦可見者見其扶陽抑陰之情也

朱子曰小人剥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剥了衆小人托這一君子爲庇覆若更剥了全無安身處是自剥其廬也自剥其廬小人至此亦亡矣故曰終不可用也

復卦

復亨之亨專主陽生說不主人事故本義無占字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只在本卦一陽說一陽進則衆陽皆進故出入無疾朋來無咎以順之順遂也無所窒礙也反復其道句輕重下句此以占在出行者言也反復其道謂以陰陽循環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

期計之至於七日當得來復也此卦一陽之生也自姤之一陰遯之二陰否之三陰觀之四陰剥之五陰坤之六陰至復爲七爻然後一陽生陽之復見於七爻則人之復必期於七日也故占出行者以往來循環之理計之也日當來復此句重復字來復者來而復也利有攸往以仕進言此卦陽旣生矣生則必長駸駸乎爲臨爲泰爲壯爲夬爲乾是剛德方長爲君子道長之時故利有攸往于以大行於當時也

天行也以卦體言之此卦自姤之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陰消而陽息陰衰而陽盛無平不

彼無往不復一天運之自然也豈人之私智所爲哉
夫陽之復見于七爻者爲自然則人之復期于七日
者爲必然矣聖人推理以什占之意也
復見天地之心之復字指陽言不指卦言復何以見
天地之心三陽交泰之時天地之心動而散於外固
難見也十月純坤之際天地之心靜而隱於內亦難
見也惟夫一陽來復也靜而已動動而尚微萬物之
生意萌蘖於寥闃之餘朕兆於歸藏之候天地之心
不由此見耶
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故爲復陽始復甚微故先

王安靜以養之當至日則閉關使商旅不行后不省

方也盡人事以順天道也一說至日截閉關以下作

三事看非也

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此照復字看又居事初照

不遠字看不遠復者程子所謂纔差失便能知之纔

知之便更不萌作如此抑安能至於悔乎凡悔者有

所失而後至於悔也失未遠而即復則無悔矣此所

謂渾是一團天理而絕無人欲者也故曰元吉

以脩身也所以脩身也使一身之間有善無惡也

初九以剛明復善之賢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而又

能下夫初九之賢于以取其善以自益復之美者也
占者如是則已之善有以資於人人之善有以裕諸
巳自是力不勞而德可大矣故曰吉本卦六爻只初
九復字實是能復餘二三四五復字皆在卦名上取
來
以下仁也以其能下仁也克巳復禮爲仁初九不遠
復仁者也六二能下之而資其善以自益所以有休
復之吉也六二下仁全在柔順中正上
六三不中不正其行僻也又處動極其性躁也故雖
有擇善之明而能復然無持守之力而不固有屢失

屢復之象夫失而不復則終於失而危矣屢失而屢
復雖危而抑何咎哉厲無咎不可泥本義還重無咎
傳曰聖人開遷善之道危其屢失而與其復故曰厲
無咎
屢失則私欲錮蔽而心志蠱惑故曰厲復則無前日
之厲而善補過矣故曰無咎
四以陰柔小人之黨而獨能從乎陽剛君子之正道
其象如與衆俱行衆人之中有善者則擇而從之吉
之道也但初陽甚微未足以有爲故不言吉也此爻
亦在應爻取義本義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正貼中

行獨復以從道也傳曰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六五敦復非有失而後復也本卦名而云然故曰當復之時也敦字全在中順上取中順之人故能小心慎畏而其復於善也敦厚周密始終如一君道若此則揆於心而無愧施於政而無失果何悔哉

中以自考也中字內含有順字此句主自然說言六五中順之德得於天賦之本然而爲自成者也所以能敦復也本句以字不可重看

上六以陰居復終陰柔本昏亂況居復終則不復矣

故有終迷不復之象蓋私欲錮蔽已深而天理無一點之明者也如此寧不有凶此凶字空說自有災眚以下皆言凶也天命有善而無惡人心好善而惡惡上六迷而不復於善此所以天災人眚並至也不特此也用斯人以行師彼必貪功黷武終有大敗而宗社爲之丘墟及其國君亦凶雖至於十年之久不克征以洗前日之耻也迷復之凶有如此

上六迷復之凶豈特凶於一已而已哉行師大敗而以其國君凶則君道亦由此反而宗社震驚乘輿播遷所謂求爲匹夫不可得者有也甚言其凶之至也

程傳不必從以其國君凶是迷復之人而凶及其君也非謂君迷復也

無妄卦

無妄義自卦變取此卦自訟而來九自二而居於初又爲震主動而不妄者也夫動而不妄則是存於心而見於事者渾然一天命本然之懿無二無雜而不假以人爲也故名無妄且此卦之德震動乾健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而下應六二柔順中正莫非所謂正道也占者得此吾知誠能動物而豁然大通所謂事得其理而人感而化者有也又必非仁無爲非義

無行所存所發者一由乎天命人心之本然而不參之以人欲之私則合乎無妄之正理而元亨可長保矣一有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欲元亨得乎彖意重利貞故匪正以下皆明其當利貞也元亨意輕

元亨利貞爲占者言非是既無妄而又要利貞也貞即無妄也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心之所存一實理也動而健事之所行一實理也九五剛中而下應六二是待人又一實理也卦具此善如此要皆所謂正道也故占

此卦者當獲大亨而尤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在理當如此耳

茂對時育物有專就物言者有兼人物言者細玩兼人物寛説較長天下雷行震動發生專在植物言然則先王對時育物豈但育植物而已耶且玩先王法此二字則寛説爲當矣

傳曰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養育人民以至昆虫草木使各得其宜也

天之生物時焉而已故先王法天下雷行物與無妄之象而茂對時育物凡大而人民次而禽獸魚鱉以

至於一草一木無不因其時而養育之使之各全其性而無少虧欠也在人歟如壯則授其田老則復其役以至鰥寡孤獨有養皆是也在物歟如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洿池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以至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是也張中溪曰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也

初九無妄專主心言故本義謂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往吉者誠能動物也傳曰誠之於物無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無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二句只是象其無私意期望之心此亦是無妄也耕必獲菑必畬田一歲曰菑玉篇謂反草爲菑初耕地也田三歲曰畬菑菑而熟之者也六二備柔順中正之德於凡所爲之事因時順理而爲之無一毫私意期望之心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也其象如農之不耕於前而亦不穫於後不菑於始而亦不畬於終也亦所謂無妄也夫人唯有私意期望之心不免於患得患失而所行未必利也六二能因時順理而行之則有所往也沛然而往無少次且矣蓋心無所累所行自遂也

玩不耕不畬二字似若六二全無所爲矣六二非無所爲也所爲無容心也此爻重在柔順中正不然抑安能因時順理

未富者富字從耕穫上來此句專主六二心上說但借未富之義以照出六二所爲無計利之心也富字即利字

六三無妄之災在處不得正上見六三全不見有無妄處本義何以曰卦之六爻皆無妄也大抵言六三無妄亦在卦上說來

六三本無妄也然處不得正而至於失位是無妄而

有災蓋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者也故遇其占者無故
而有災云云之擾爻內無妄之災一句在占者說不
在六三上說
九四可貞之貞只是固守全無正字在內以陽剛而
又居乾體可以有爲但下無應與無同心者也其勢
又不容於不守故占者得此爻但可晦處靜俟固守
而不爲庶乎無私意期望之心而亦可以無咎矣可
貞無咎亦要寓無咎意蘇子曰一介之士必有密友
以濟緩急以開心胸然四之下無應與誠不足以有
爲也

固有之也此此句方說出九四固守此陽剛之道爻辭可貞只說固守未便說固守何事之字指陽剛之道有即守也不可說守而後有也

九五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盖明良相孚而咸有一德者也無妄之至也如是而有不測之變亦不必治之而自弭矣其象如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也此二句甚言其無妄也設詞也

傳曰所謂無妄之疾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舜之有苗周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孫是矣

何以為無妄之藥也四體本無恙是無妄也於此以為有疾而藥之是無妄之藥也藥所以治疾而非所以治無妄之疾也既以無妄而復藥之是妄作妄為而疾反從此生矣故無妄之藥不可試也然則九五君臣一德無妄之至也使於此而有不測之變焉無妄之疾也使於此而治之無妄之藥也吾知非唯不能治其變而反滋其變矣故曰不試也作此題要全以正意講不但以象意貼為是

上九窮極還是無妄之極上居一卦之上而處無妄之極於凡所為之事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蓋執小信

而妨大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者也以此此而有所行則有眚而無所利矣言必不能行也此爻當玩程傳意

卦名無妄有二義有實理自然之無妄初九九五上九是也但上九泥於常理而不知變也故眚有無所期望之無妄六二六三九四是也但六三則無所期望而致災耳二四兩爻俱要點出無妄爲是

大畜卦

大陽也此陽字指艮言以艮陽畜乾爲大畜非若以巽陰畜乾爲小畜也又以一陽二陰之艮而畜三陽

之乾又畜之大者也此以畜止之義言又以内乾剛健外艮篤實光輝云云畜之大也此此以蘊畜之義言卦以蘊畜為義爻以畜止為義

利貞不家食緊粘著一直說正則不家食不正安能不家食能正而不家食則所畜始大故吉此句論人之所畜要如此未便就不食于家而食于朝也至利涉大川則以所畜者見於用矣用以涉川而濟天下之艱險於此益見其所畜之大矣皆聖人示占之意也利貞二句以所畜者言利涉大川以畜而見於用者言

大畜之爲卦卦變卦體卦德皆具有正之義也占者要必使己之所畜者一本於聖賢之大道而無異端曲學之非于以食于朝而不食于家始爲所畜之大而吉也然己之所畜豈徒爲無用之具而已耶况此卦六五下應于乾爲應乎天蓋順天時行者也有利涉之義占者尤宜以己之畜者出而濟天下之艱險理天下之事變則所畜不爲無用而益可以驗其所畜之大矣

剛健主存於内者言篤實光輝主發於外者言重光輝字光輝由篤實而來者故曰篤實光輝一直意不

可平看

曰剛健渾然天德而私欲不雜也曰篤實光輝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也是則內外合一體用兼備由是德之具於已者日新月盛而造於溥博淵泉之地矣卦之所以名爲大畜者非以此歟

大正也不可以剛上尚賢能止健三事便爲大正玩本義云皆非大正不能一句便見卦變之九自五而上是居天子之上者也必其碩德重望而克勝是任然后爲正卦體六五尊尚夫上九是能下有德之賢者也必其虛心實意而無少偏妄然后爲正卦德之

能止健是以艮陽而畜乾陽必以其義而不以利以公而不以私然后爲正是三者皆非大正不能此占之所以利於貞也

卦體之六五尚賢亦在卦變上見

養賢也本六五尚賢說來故曰亦取尚賢之象應乎天也不可用乾健意以卦體言六五下應於九二之乾爲應乎天夫天者理而已矣人能順天時行循理而爲何險難之不可濟耶占之所以利涉大川于以施其所畜之大者固以此也

前言往行聖賢之言行布諸方冊者也皆道之所在

也君子博學詳說而多識於此則富於見聞而德由此大矣傳曰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因言以察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也

言者心之聲故因言以察其心行者事之迹故考跡以觀其用

初九有厲利已皆占辭也傳曰初以陽剛之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此爻全以時論初四本為正應今以相應之爻而

不免於相止畜在大畜之時然也故往則有厲而利已

不犯災也止而不進則不為六四所畜也

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也然九二有中德於巳故能識時務審事宜自止而不進焉蓋知難而退見可而止者也故其象為輿脫輹輹輻二字便見小畜九三爻下又按童溪王氏曰小畜之輿脫輻四脫其輻也大畜之輿脫輹自脫其輹也輻輹二字不同之義亦隱然在其中矣

中無尤言九二有中德於巳故能自止不進而不見

畜於五矣果何由哉若恃剛妄進欲其無過尤難也
良馬逐九三本爻之象利艱貞三句聖人恐其過剛
銳進戒其不可輕於進也良馬逐一句重在說三之
進不可兼上說本義兼上說見其所以能上進也
三以陽居健極云云而通之時時可以進矣又皆陽
爻不相畜而俱進勢可以進矣於此而上進焉不猶
良馬之逐而無少阻滯乎然速行者多顛蹶況以九
三過剛之資而能免此失乎故宜艱難自處而無輕
忽怠慢之爲貞固自持而有持重謹畏之念車所以
行者也衛所以防者也吾於是而日加閑習使緩急

有備焉是則詳於自治而爲謀益密矣不以時之可進勢之可進而銳於進也自是而進焉具若良馬之逐而何往不宜乎此聖人戒占之深意也輿衛之說見語錄平庵項氏

上合志也上指上九合志謂不相畜而俱進也

四五二爻只依卦名以陰畜陽之義不可用程傳止惡之說然其辭義足以發揮爻義者甚多

六四與初爲正應畜初者也初陽在下而未至於上進四於此而畜止之是禁之於未發之時止之於未進之先廹者童牛而施之以牿焉牛之觝觸以角也

於其未角之時而牿之則有以防之於豫而觝觸之力難施矣六四之畜初於此則力不勞而功易成大善而吉之道也

有喜也言四之畜初也當其勢未上進之時而即有以止之則無扞格不勝之勞而有成功之喜矣所謂元吉者以此

六五豶豕之牙重在柔中居尊上非有柔中之德不能豶非居尊位亦不能豶

傳曰豕剛躁之物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

止矣進齋云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勢也此得其機會而可制之義也得其機會猶言就其緊要處制之

五與二爲應五畜二者也然二陽漸進而上不若初之易制矣唯五以柔中而有可爲之德居尊位而有能爲之勢故其所以制之也能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以制之初不事夫煩擾豕之豶豕之牙然豕之剛躁害人在牙也不去其牙而豶去其勢亦得其機會以制之也夫當陽巳進之時而止之若難爲力矣今則止之得其要不勞力而有成功其吉何如哉

有慶也以陽剛而上進未必不為害也六五能得其要以制之非徒吾一人之福而實為天下之福非有慶而何哉有喜者喜在巳也有慶者慶在巳而及於天下也六五係人君故曰有慶

上九爻義決在畜止上說本義於初九爻下云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内外之卦各取其義於九三爻下又曰上以陽居畜極本爻下又曰畜極而通明訓若此說者皆從蘊畜之義不知何據上九居一卦之上而當畜道之極也畜極則通矣吾知向焉不免制於人而有利巳之災脫輹之患也今則超然於一卦之

上而行無所牽止無所尼四不得以牿於我五不得以豶於我蓋豁達之甚而無一毫之窒礙矣不猶天衢之曠濶而無有蔽阻乎曰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占者如是則無入而不自得其亨何如道大行言其陽剛之道得以大行於當時而不制于人也象爲天衢以比要寓畜極而通意

頤卦

頤以卦體卦德取義也卦體之外實內虛卦德之上止下動爲頤之象皆有養之義也夫人莫先於有養養莫貴於以正所養得正則無不吉矣何也誠以養

道有二一則養德一則養身二者皆不可不正自養德而言之必觀吾所養之道一本於聖賢之道而非異端曲學之非則養德豈有不正而吉哉以養身言之口實所以養身也必自求口實而觀吾所以養身之術一原於性命之正而無縱欲敗度之失則養身豈有不正而吉者哉謹按貞吉空說下二句便是貞吉處故本義云皆得正則吉也

觀字與自求二字當重看上貞吉句言養之以正則吉下二句要驗其所養之正也

養正則吉也正也者天命人心之本然也人之所養

而能以正焉則任理而不任欲徇義而不徇利乃得乎所養之道而內不至於喪其心志外不至於喪其禮儀不亦吉乎觀其所養者觀之脩身行事之間所學者皆聖賢之大道而不陷於異端皆彝倫之正理而不流於邪僻寡慾以養心集義以養氣則所以養德者吾不正矣觀其自養者審之於飲食取舍之際千駟萬鍾得之以道也簞食豆羹受之以義也不以小害大不以賤害貴則所以養身無不正矣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傳曰聖人養賢才與之共天位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

養萬民也

山下有雷頤傳曰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

養德養身不止於慎言語節飲食二者其切務耳此句要入正字在內爲是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矣凡一言一語也慎重遲訥悉由乎義理之正而無傷易傷誕之非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矣夫凡一飲一食也品節限制務本乎性命之正而非縱欲敗度之爲如是則於德無所累而於吾身有所益矣養道孰切於此哉

初九備陽剛之德而足以自守乃咽息不食之靈龜也今上應六四之陰而說以從之比乎情好之私而不由乎義理之正象為靈龜本不食也乃舍爾靈龜觀我而朶頤欲食矣是則狥私而害義縱欲而喪已失其所養之道矣不亦凶乎此爻為人之有德而失所從者言

爾我之辨詳見程傳非四謂之也假外而言耳

靈龜不食之物朶頤欲食之貌自其陽剛足以自守而言謂之靈龜自其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言謂之朶頤非謂靈龜朶頤也

亦不足貴也所貴乎陽剛者德足以自守耳今乃說陰而志動縱欲而失巳亦何貴於陽剛哉

六二陰柔不能自養者也初上皆陽剛有養人之德也使二求養於初則顛而拂經之常理也使二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

傳曰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二既不能自養若反下求於初則顛倒而拂違經常不可行也又曰在順之時相應則相養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取辱得凶必矣

行失類也初上二陽皆非其應也故曰失類非其應而有所求取凶必矣故傳曰定其交而後求

順之道以正爲吉也六三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柔邪而妄動者也故其所養之道皆拂亂乎理放僻邪侈而非出於性命之正沉湎逸佚而不本乎天理之宜蓋任欲而不任理者也如此雖出於吾身之當養而爲正者不免於凶況未必正乎其凶何如若人也內喪心志外喪禮儀終不能以自立而卒於無用矣何所利哉

傳曰十數之終十年弗用謂此人終不可用無所往

而利也

道大悖也所養之道大悖乎義理也

六四居大臣之位有養人之責也然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人乎乃下求初九陽剛之賢而賴其養以施於下夫以在上者而求養於下於分有所不宜失之顛倒矣然雖顛而吉者何也四以柔正之德能下人者也初九又吾之正應也於此而求非若行失類者可比寧不吉乎此吉字只見其求得是未便說到天下得所養上夫四求於初以養人固吉矣蓋必求之之心專一篤實如虎之下視[illegible]可也求之

之心有常弗倦如虎之欲食逐逐而相繼可也如此則賢者樂爲用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天下得其養而已無曠職之咎矣此示占者之意也虎視二句不可作象看

上施光也四居上位而能下求初九之賢以養人賢者必能布上之德敷上之恩使天下皆得其所養矣上之德施不亦光明而普遍乎朱子曰順下三爻皆是自養上三爻皆是養人

六五居君位以養人者也然以陰柔不能不正養人反賴上九陽剛之賢以養是違拂乎常理也故曰拂

經夫既以己之不足而求賢以養民亦正道也占者必當居守正固專於委任則賢者樂於効用而澤及天下不亦吉乎抑此道也可與處常難與處變可以處平時難與處患難故曰不可涉大川

順以從上也謂六五備柔順之德者也故於上九陽剛之賢則能虛心屈己從之以養天下也所以吉者以此

上九以陽剛之德居師傅之尊六五賴之以養人是當天下之重任天下由之以養也故曰由頤位高任重若此豈可以易心處之必當憂勤惕厲而常懷危

懼唯恐上負君之托下失民之望然後克勝是任而得吉也不特此也以此而處患難濟事變而涉大川亦無不利況上九陽剛有德在上有位也寧不利乎謹玩利涉連吉字說下來似得當時周公口氣非是厲吉自養人上說而又發涉川一義也本義所以分開解者只見得上九又有利涉之義

大有慶言天下得所養也傳曰能致如是天下被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大過卦

大過以四陽居中過盛取義也在時爲過中之期在

事有偏重之勢棟橈者大過之象也利有攸往亨濟過之道也凡事過中則必至於傾敗故有棟橈之義况此卦四陽居中過盛三四二陽有棟之象上下二陰不勝其重程傳所謂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隆山曰大者過乎剛而無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故雜卦曰大過顛也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剛過而中傳曰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亨也

彖辭亨字重剛過而中巽而説行則凡所爲者本乎天理之宜而無偏倚之失適乎人情之當而無急遽之非濟過之道莫美於此矣故宜於有所往而得亨中強之弊可抑偏重之勢可反也大過之時大矣哉

自上文説下有此剛中巽説之材然後可以濟過否則不能濟也大過之時不亦大乎大過人之材照上剛中巽説不可泛説

剛過而中一節是什卦辭而言其事之克濟大過之時句是本卦名而嘆其時之難濟

澤滅木朱子曰澤水高漲浸浸没了木是爲大過建

安日君子觀象以之立大過人之行故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無悶人之常情獨立而莫我輔者必懼遯世而莫我知者必悶惟聖賢之卓行絶識大過乎人則不懼無悶傳曰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無悶也

初六藉用白茅當大過之時人孰不至於逸放乎然初以陰柔之德而又居巽體之下故過於畏懼凡有行有爲兢惕自持而不違寧處有周悉萬全之謀有孰思審處之計象之藉用白茅然物錯諸地可矣而必有藉之藉之用茅可矣而必用白茅慎之至也夫

當大過之時而能自處若是是亦過而不過也故無

咎

柔在下也陰柔居巽體之下也陰柔本能慎居巽下

尤能慎也陰柔自其性體言居巽下自其所處言蓋

柔順小人之心而能卑巽以自處也所以過於畏懼

四陽居中而九二爲陽過之始然下比初陰是乃陽

剛之人方過於所爲而即能用柔以相濟象之於物

爲枯楊生稊象之於人也老夫得女妻夫枯楊生稊

榮於下也榮於下則生於上老夫得女妻猶能成生

育之功也今九二剛而用柔吾知發强剛毅之施不

失乎偏柔平中之道自是可以成濟過之功而無所不利矣此亦彖傳剛過而中之意

枯楊老夫九二之象稊與女妻初六之象此二句只是九二比初陰之象榮於下生於上猶能成生育之功意在無不利上入見九二剛而用柔能成濟用之功也

過以相與也陽過之始而能下比初陰以相與也故有老夫女妻之象

九三棟橈凶傳曰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則不能也九三以過甚之剛動則

違於中和拂乎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
任象爲棟橈而占凶也
不可以有輔也專在棟上說後以九三正意繳棟之
於橈則不可以有輔矣然則九三之過剛自用而不
足與有爲何異於是
九四以陽居陰剛柔相濟過而不過者也吾知其動
焉足以合乎中和行焉足以當乎人心蓋大臣之以
碩德而居尊位者也不猶棟之隆然而起足以柱明
堂而支大厦乎自是克勝乎重任而可以與大過之
功立大過之事不亦吉乎此六四本爻之象也然六

四下應初六故經又戒之云有他吝言六四之剛柔相濟其才其德自足以成功不必假於人也若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非所以相濟而實所以相病決不能有為也其吝可知

不撓乎下也只主棟隆之象言末以六四正意繳程傳係初之說不可從

九五陽過之極照枯楊生華句楊者陽氣易感之物以枯楊而生華陽過之極也老婦得士夫照又比過極之陰句傳曰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以五比上六是老婦得士夫也

九五陽過之極盖過於剛愎有枯楊生華之象上六過極之陰又過於柔弱者五於此而比之有老婦得士夫之象夫枯楊生華華於上而即枯於下老婦得士夫亦不能成生育之功然則九五之過剛者既不足以有爲而所比之過柔者亦不足與有爲也既無所爲則無咎而亦無譽矣枯楊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雖得士夫亦不能成生育之功不亦可醜乎然則以九五之過剛而下比上六之過柔者皆不足以有爲其象無以異於此矣

上六處過極之地盖大過已甚之時也上六非不知

補偏救弊左支右吾以濟之顧以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彖之過涉者而至於滅沒其頂然夫心切於濟過而才有所不及於事無所成故凶於心無所媿雖凶而亦無咎也先儒謂陳竇除閹宦於詹焰方熾之時而奮不顧身孔明扶漢祚於國勢已去之日而以死自誓皆滅過涉頂者也功雖不竟終無尤也夫子不可咎也之意正與此類

問何以見上六心切於濟過而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歸之曰在處過極之地一句上見因所處而可以探其心也雲峯曰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以有爲矣

故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

習坎卦

坎象爲水極天下之至險者也坎體陽陷陰中亦有險義此卦上下皆坎是爲重險

本義出外虛而中實一句何也爲有孚心亨張本有孚故能亨不可對看有孚心亨處險之道也行有尚成濟險之功也有孚者居易俟命而至誠以守之安意以待之初無一毫僥倖之念如是則終有定主而利害不能搖其心不亦亨乎蓋處之泰然也是則身處乎險陷之中心超乎險陷之外如是而行以濟險

何事不立何功不成耶故曰可尚大抵世人無着實者則此心惶惑而利害得喪亂其所守安能有所爲此有孚心亨所以行有尚也

水流而不盈二句釋有孚之義朱子曰水流而不盈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不失其信是說決定如此

雲峰曰水字當讀（音豆）流而不盈兩句皆指水言又按本義内實而行有常專指水言非謂人也内實字指水行有常指流不行二句必曰内實者所以顯有孚之義

卦辭之所謂有孚何哉誠以坎象爲水水之流也足於此達於彼始而潤而壑中而江而淮終而放乎四海初未嘗至於盈溢也夫水爲天下之至險水之流是行險也其流而不盈也亘古今而如是歷百世而如斯未嘗有所變遷而失其信焉卦象具有孚之義如是此占之所以宜有孚也

以剛中也上節在水上見有孚之義此正言人所以有孚也二五剛中中實也中實者有孚也能有孚則心亨矣

本義於卦下云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此云以剛在

中心亨之象蓋此云以剛在中則中實之義已具而有孚即在是矣

傳曰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凌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此說甚好讀者不察於王公設險上乃取傳中辨尊卑分貴賤等說講殊不玩程傳體險之用一句蓋設險專主城池言爲是

常德行習教事只在取重習之義坎險意全不用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德行而常之凡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者日積月累爲之不厭也

如是則我之於德行有以熟而安之矣教事者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也教事而習之必啓以性分之固有導以日用之當爲三令五申叮嚀告戒也如是則人之於教事有以熟而安之矣

一説習教事是君子習熟夫教人之事未便就去教人如此則於本義意有悖矣本義意謂治巳能重習則在巳熟而安之治人能重習則在人熟而安之主治人者説爲是

初六居重險之下故曰習坎然以陰柔居重險之下終不能振拔以有爲則其陷益深而入于坎窞矣寧

不凶乎習坎在初字上說來入坎窞在六字上說來

傳曰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失道凶也陰柔才弱失其出險之道是以深入於險而凶也

九二坎有險傳曰二當坎陷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不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有濟不至如初益陷入於深險是所謂求小得也坎字輕重在有險字

以九二剛中之才而論之本足以自濟剛則有特立

之操有強毅之守而足以自衛中則所爲順天理當人心而動不失宜但其處重險之中故但求小得在險中僅能自保而已矣

以九二剛中之才而但求小得何也以其未能出乎坎險之中也使出乎坎險則不止小得而已此非九二才德之不足抑其所處之不幸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二句是一意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朱子曰之往也來之自是兩字夫來往皆險則前固險而後亦枕於險往來皆不可矣六三所處之地如此使得如九二剛中以處之庶

可小濟也今乃以三之陰柔不中正處之陰柔則弱而無爲不中正則事皆失當以此而處重險之間則深陷於險而入於坎窞矣終不能以自振拔果何所用哉

謹玩初之習坎二之坎有險三之來之坎坎險且枕五之坎不盈上六之係用徽纆二句皆自其所處之地言在爻位上說其處險一也然初之入於坎窞以陰柔故也二之求小得以剛中故也三之入於坎窞勿用以陰柔不中正故也五之祗既平剛中居尊而時亦將出故也上之三歲不得陰柔故也處險之地

同而所以處之不同故其占亦異也

終無功也傳曰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吝以此處險益困窮耳終無出險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缶至誠以感動之也納約自牖因其明以開道之也處險之時事君能如此可無咎矣

傳曰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無咎矣

貳益之也朱子曰所謂貳乃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義按副貳是設官正員外又益一員以佐之也

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

容由正以進也朱子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不由戶而由牖以見艱難之時不可直致也

在險之時剛柔相應即居睽之時同德相應之義人之常情每希闊於平居無事之時而比密於患難有事之日故云此句見得險之時正九四進結於君之時也

四居大臣之地而邇九五之君在險之時君臣之間不無艱阻也然人臣之所以進結於君亦此時也何也在險之時剛柔相濟而君臣易合也顧所以進結

之者何如耳爲六四者不必夫煩文縟禮也投之以
中孚感悟之以至誠從容啓迪因其明就其所易入
者猶之致享於君也無事夫大烹之盛但用一樽之
酒一簋之食益盈缶之誠而進結自牖焉如是庶幾
乎君心可開而吾之言亦可入濟險之功亦可成臣
子之責盡矣始雖艱阻而終亦何咎哉
剛柔濟也在險之時君臣易合人臣所以進結於君
者但于其誠而不于其物也故曰樽酒簋
九五坎不盈險未平也此就其所處之地言祗抵也
祗既平已平矣此就其德位與時言上句是未出乎

險下句是將出乎險

傳曰九五居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無咎者言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為有咎必秪既平乃無咎也

九五居坎之中是乃人君處患難叢挫之中也象之坎險不至於盈而未平也然九五陽剛中正有可為之德也居尊位有可為之勢也以其時而論之又險將出之時也吾知九五之未能遽出乎險自是可以易危為安轉禍為福出天下於瘡痍困坎之秋象之坎險以盈而至於平矣以人君處險而能此可無咎

矣不與以吉者尚未出險也

中有其德也未大制於時也以九五尚在險中故云

云曰秖既平逆料之辭也

上六係用徽纆二句傳曰以其陷之深故云云比照

本義險極二字又曰陰柔而陷之深故不能出矣故

云三歲不得凶

上六失道指陰柔不能以有為言

離卦

離彖重正順二字能正則亨順則吉也所謂正者以

義而不以利以公而不以私一本於天理之相孚而

非出于苟合如此則無往而不得所麗矣故曰亨然又必畜牝牛焉乃吉牝牛柔順之物也占者既麗以正而又能順以自處而無陽剛先人之失豈特得所麗而已人亦於我乎麗而吉也

觀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之說則知離之利貞亨

觀坤元亨之說則知離之畜牝牛吉

謹按麗之義在人則爲有所親附也本義物之所麗物字專主人言猶大學言物各有所當止之物字

彖曰離麗也而復繼以日月百谷重明之說何也廣麗之義以釋卦名也

重明以麗乎正非麗乎正位也以重明之君臣而彼此相麗便是麗乎正使非重明而相麗亦不得爲正也

重明麗正言君有聰明之德而居於上乃能屈己以下麗乎賢臣是君得所麗之正也臣有明哲之才而居於下乃能委身以上麗乎賢君是臣得所麗之正也此則明良相逢而正大光明之業由此可成矣故曰乃化成天下題重麗字上

柔麗乎中正只於卦體上取出利亨秄畜牝牛之義

以明占意不可用君臣入講二五以柔順之德麗乎

中正之位是卦體具有正之義有順之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是以畜牝牛則吉也亨字照中正看畜牝牛照柔字看二句平說

繼明照四方大人德之具於巳者繼續光明無少間斷而凡發於事業施於政事無非此明之所爲也不有以照於四方乎

初九以剛明之人而又有上進之志不免於持才妄作而所履錯雜矣此初九本爻之象敬之無咎聖人戒占之意言占者處此苟能持之以敬而慎以自處則有持重謹畏之心有周悉萬全之謀而可無履錯

之咎矣履錯者所行之不由夫道而至於乖方奐矣

六二不可以人臣立意只照本義柔麗乎中而得其正說重中上正字輕中者人之美德而爲萬事萬物之根本也六二爲中道之是麗焉心之所存者不偏不倚固此中也事之所發者無過不及亦此中也所麗如是吾知上可以合乎天理而下可以通乎人心大善而吉之道也

九三處重離之間而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在人則爲盛而衰壯而老也聖人戒占之意以爲盛而衰壯而老常理也占者所宜鼓缶而歌安常自樂可也

不然則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將必慨此日之無多悲死期之將至而不免於大耋之嗟矣不亦凶乎

謹按程傳曰此處死生之道也說者謂當寬說如家之盛而衰國之治而亂也皆然非也使家之衰國之亂可以安常自樂乎

傳曰日昃則將沒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是以凶也

何可久也日昃則傾沒而晦其明不久矣然則人之盛衰亦日月晦明之常理豈可不安常以自樂乎當

補此意爲是

九四當前明已盡後明將繼之時處承繼之道也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今九四乃以剛迫之凡有行有爲不度乎理之當否事之是非一任其剛愎之性而紛更自恣象人之來也突如其來如是吾知其所爲上逆天理下拂人心災害由此作而無所容矣故又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象言焚而至死死而爲人所棄也

後明將繼未九四說爲是九四離體上卦之始也迫之之字虛說者以六五爲後明而九四迫之之非也若

以六五為後明則九三之前明將誰指乎此爻俱是

象

六五柔中居尊本賢君也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是所行偶有不當而為權臣所制也爻辭皆是戒占之意言處此者當出涕戚嗟而憂懼自處唯恐一事之非禮一行之悖道如此則行必以正而可以杜權奸僭逼之私天祿由此永終矣不亦吉乎

出涕沱若戚嗟者占中之象也與屯上六泣血漣如萃上六齎咨涕洟同

離王公也當從程傳說據在上之勢而能憂懼以持

之故吉不可說離王公便是他吉處

上九以陽居上處離之終剛明之極遠者也象爲王者之出征也有可嘉之功而一舉獲其大首所獲者元惡大憝之輩而脅從之醜類弗之治也是則剛之極遠而威有以震於殊方明之及遠而刑不濫於無辜占者如是果何咎哉

曰折首便是獲匪其醜二句一意威震刑不濫不可分貼以正邦也以正邦國之反道悖德者也非窮兵也

王用出征用字當輕看不可說用上九之剛明蓋王

用出征三句是上九剛明及遠之象

有嘉照朱子粘折首爲句

易經正義卷之二終